後漢書補注

後漢書補注卷第六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

隗囂　公孫述

隗囂姓源韻譜曰天水隗氏出于大隗氏囂歸鄉里前書曰地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囂等既出因逃亾矣殺莽鎮戎大尹前書曰大尹李育遂立廟邑東東觀記曰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三省曰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曰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䨲血加書一如古禮杜預春秋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白虎將軍隗崔胡三省曰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于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悖道逆理逆理逆節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鴆殺孝平皇帝顔籀曰漢註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荆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曰楚越竹所出也覆按口語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裂以五毒翟義傳曰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以棘五毒幷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

之屬也安定大尹王向前書曰安定卒正王旬順風不讓補注持書袁紀作治書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丹書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囂賓客多文學生棻時班彪亦爲囂賓客彪集有與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通鑑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帝報以手書鄭康成曰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第五倫讀詔書而歎息也解構淮南子曰古之眞人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劉文伯注文伯盧芳字也何焯曰芳傳云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盧芳乃眞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東觀記曰囂負隴坻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恂入質猶持兩端世祖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囂持兩端當在五年東封函谷關水經注曰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嚴險周固衿帶易守騰書淮南子曰子產騰辭高誘曰騰傳也周游袁宏紀曰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馬援因遊先至長安恐家殺遊先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卽與援俱還長安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東觀記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陰槃宋白曰滑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番須曰注與回中相近並在汧蔡紀曰出雞頭過回中雞頭卽笄頭也同在安定朝那應劭以爲回中在安定高平則番須亦當在安定界但未詳其所在耳王元前書有藍田王元雞頭道史記曰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卽此山也李吉甫曰雞頭山在

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樂史曰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頭山在鄠縣 瓦亭 李吉甫曰瓦亭故關在原州高平縣南七十里隴山北面 [illegible]雞或作笄 樂史亦云笄頭卽雞頭山高誘註淮南子云笄頭山在臨涇西前志又有开頭山在涇陽縣西或云卽笄頭也 西城 隴西西縣城也後屬漢陽注以爲西城縣非也 別在戎兵 通鑑作戎丘史記王子侯表有戎丘侯讓胡三省曰水經注戎丘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落門 本志作雒在天水冀縣

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 胡三省曰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爲患也 坐論西伯 鄭興傳曰君若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又見公孫述傳 以父任爲郎 前書音義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補

清水長 袁宏紀曰成帝時爲清水長案東觀記述成帝末爲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 宗成 華陽國志云宗成垣 註宋遵 華陽國志作宋遵犍爲士女讚云白虜狂僭竊號斯紀孝仲絷馬社稷是死遵字孝仲武陽人也公孫僭號遵爲犍爲郡功曹領軍拒戰于六木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爲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遵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遺尖首退至此地絆馬說以手摸頭始知失首于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 婦子係獲 王幼學曰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爲虜獲也正誤曰案此但謂婦子皆被係累虜獲也袁宏紀作俘獲 西擊

成等 胡三省曰案臨邛在成都西南進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傳誤 以投天隙 列子說符篇曰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拒扞

關之口 續漢志曰巴郡魚復縣扞水有扞關李文子曰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

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卽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顏師古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
說惟李賢以爲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卽巴山縣地此爲
得之扞關實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
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
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荊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　色尚白　華陽國志
地豈有先自臨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謬　曰述以莽
尚黃乃服色尚白自　任貴　前書曰粵巂蠻夷任貴殺　注梁州記　者都官尚書
以與西方爲金行也　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劉澄之撰　程
烏　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　䝿鮪育於陳倉大敗之　通鑑考異曰秦本紀四年
焉案華陽志當從烏　馮異與趙將程焉戰陳倉
破之馮異傳同本傳　注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　案此註與岑彭
誤以四年爲三年　傳注同今華陽
國志曰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爲
江關卽瞿唐關稱案前書地理曰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治郡國志魚復有扞關然則扞
關當作　一姓不得再受命　周語叔向曰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昭曰
江關也　一姓一代也逸周書王子晉曰自太皡以下至于堯舜
禹未有一姓而　前死而成功踰于却就而滅亡也　東觀記曰死而成
再有天下者　功愈于坐而滅亡　東帝
胡三省曰　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　前云隗囂喟然自
謂光武　以爲武王復出武
王一本作文王非是尚書西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胡三省曰建武漢制亦
伯戡黎先儒皆以爲武王也　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

于蜀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環安孫愐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姓譜曰楚環列尹之後 河池屬武都郡 破虜將軍馮駿蔣杲曰岑彭傳馮爲威虜將軍秦文破下脫威字 丹青之信王莽傳曰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曰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李善曰丹青不渝故以方誓 豈有降天子哉華陽國志曰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誅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 左右輿入城華陽國志曰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述前取其首與此異也 其夜死梁史曰述冢在蜀州江源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冢銅作釵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 劉尚東觀記作禹 尚宗室子姓東觀記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云云禹即尚也 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華陽國志曰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益州封爲列侯董君習禮明詩賁爲博士

列傳第四

齊武王縯 子北海靖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定萬世之秋胡三省曰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新市兵王匡朱鮪平林兵陳牧廖堪等也藍鄉續漢志曰南陽棘陽縣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宜秋續漢志曰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沘水續漢志作比水經注作沘水云水出沘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澧水合謂之派水光武斬甄阜于斯水也鼓行而前周書小明武解曰鼓行參呼以正什伍孔晁曰言士卒奮厲也尉繚子曰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莽蓋法古爲厭勝之術注埻呂氏春秋正月紀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高誘曰招埻的也說文曰埻射臬也讀若準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袁宏紀曰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國之略皆憚伯升而禪聖公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胡三省曰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遂其謀誅伯升袁宏紀曰世祖惡之謂伯升曰事欲不善伯升笑曰極如是耳稷不肯拜胡三省曰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試守衛宏漢舊儀曰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爲眞以天遷奉引開大冠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于殤王石案何敞傳作煬王封石二子爲鄉侯石子暢封都鄉侯見何敞傳暢弟陽見袁宏記樊巨公袁宏紀曰世祖即位擢爲中大夫湖陽長公主適騎都尉胡珍寧平長公主適固始侯李通爲人有明略張璠漢南記曰與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貴寵

紀曰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輒乘驛問焉東觀紀曰每朝廷有異政京師兩澤秋稼好醜輒乘驛問焉其見親重如此立三十九年薨傳毅誄北海王睦曰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于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惟郡英烈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耀其聲終始之際于斯爲榮乃作誄曰賢覩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勢不驕富而不溢莫能履道纂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執循伊德厥德日新珪璋令名流惠民隸彌彰皇情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如何昊命奄忽以傾嗚呼哀哉劉昭曰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其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是以效者彌取于工矣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袁宏紀曰臨盧巳折節以禮接之前書敘傳曰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也普立七年薨壽昊日案普自永初元年立延光二年薨共十七年脫去十字傳毅等皆宗事之袁宏紀曰建初二年長水校尉耿恭薦復素好學事明略卑異反以徵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剋也程堅魚豢典略曰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以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謀更相呼食有或不食相謂曰子非程謀甫何爲不食耶母喪哀毀廬下有馬每鬭堅哭氣淚出暫輟芻草先賢行狀曰堅爲洮陽尉貧無車馬每出常步行案水經注堅官至南郡太守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磨鏡自給

以長沙定王子東觀記舂陵宗室傳曰長沙定王中子子考侯仁嗣東觀記宗室傳作孝侯李善曰考或作孝非也後皆奪爵通鑑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始建國元年案二年立國將軍建奏請諸劉爲諸侯者以

戶多少執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不知奪爵幾年檢案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則知劉氏奪爵在始建國二年司馬氏失考也 臨涇屬安定郡 乘輿御物 蔡邕獨斷曰乘輿出于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 字經孫 袁宏紀曰字經世 注朝陽縣屬南郡 案兩漢志南郡無朝陽縣當作南陽濟南亦有朝陽後漢爲東朝陽也 白牛侯 水經云淯水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酈元曰世祖建武中封劉嵩爲侯國也 順陽 屬南陽郡 注下辨縣名 武都有下辨道見前志及李翕碑題名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 少相親愛 袁宏紀曰嘉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

列傳第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曾孫歷

宗卿師 胡三省曰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位時所置也 通從弟軼 軼字季文見馮異傳 注申徒臣 東觀記作公孫臣袁宏紀作申屠臣 握手極歡 袁宏紀曰將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條弟寵及軼條等喜悅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 通得亡走 東觀記曰宋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驚在犢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乃自止 封固始侯 水經注曰固始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通寢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 消疾 王懋曰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又不同章懷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首消中爲一義矣

注安衆侯劉崇安衆侯緒封者有劉宣子高見卑茂傳顧炎武曰宜當從漢表作寵今以紹封爲名崇殊爲舛錯與王鳳王
匡等前書曰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水經注曰新市大陽山南有三王城王匡王鳳王常
所屯故謂之三王城號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上唐續漢志曰南陽章陵縣有上唐鄉水
經注曰上唐本蔡陽之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宜秋注南郡案續漢志平氏縣有宜秋聚屬南陽非南郡也乃稍曉說其
將帥前書曰薛宣傳曰宣移書責櫟陽令謝游曰故使掾平鐫令晉灼云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帥此謂以微言鐫鑿之也此傳言鐫說謂以正言鐫鑿使之合并也今
本鐫說作曉說蓋傳寫之誤晉灼所據乃東觀記當從之輒成斷金同人火上同于天同性之卦同性則同德同德合義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韋昭註
國語曰一心不二曰同也此家胡三省曰此家猶言此人也棟案袁宏紀作此人漢忠東觀記作中案中忠古字通故列傳或作中也常別擊
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峻據高平第一城常破之于朝那也皆屬安定郡烏氏氐音支續志作枝或作汥晨初
娶光武姊元袁宏紀曰晨家富于財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注新野宰潘叔齊武王傳注云新野宰潘臨叔
當作臨或臨字叔也舍晨廬梁史曰鄧州穰縣鄧晨宅宅有大樹晨每依蔭于其下李吉甫曰晨宅在新野縣北二十四里盛夏斬人袁宏
紀曰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元以手撝杜預女記曰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上駐

馬亟呼之主曰不欲馳但忘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 元及三女皆遇害 杜預交記曰主生一男三女長子汎乃元所生 乃

汙晨宅 汙一作洿 高胡 光武紀作湖 積射士 前書王尊傳曰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興鴻郤阪 事詳許楊傳 來歙 世系曰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爲氏其後避難去邑秦末徙新野漢功臣表有執侯來蒼 注

東觀記仲作沖 案袁紀亦作沖 哀帝時爲諫大夫 袁紀及世系皆作諫議大夫 娶光武祖姑 蔣果曰案下文歙乃光武外兄此祖姑字疑有誤袁紀曰娶世祖姑范書稱光武衍祖字 生歙 東觀記曰歙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袁宏紀曰歙兄弟五人

多設疑故 胡三省曰疑疑難故故事也 冘豫 毛晃曰冘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冘字同或音淫者誤盧植傳論亦言冘豫韋冘音淫蜀有冘豫堆

是臣主之交信也 東觀記曰是君臣父子信也 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 東觀記曰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囂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 番須 即行巡所守番須口王幼學曰正義云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檢案番須回中皆在安定諸家所注皆非也 回中 前書武帝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言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非今所通道檢案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隗囂所據故王元拒隴坻在天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郡則回中在安定無疑章懷劉昭以爲在汧縣者非也 激水灌城 水經注曰今川

水自城北注一水二川蓋謂所出以灌略陽也自將上隴東觀記曰囂圍略陽世祖詔敘曰桃花水出松梁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五谿先零諸種東觀記曰五谿六種下辯依李翕題名當作辨人定後杜預曰人定者亥也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脈有要害顧炎武云汝南之當鄉縣案前志汝南無當鄉縣案水經注曰征羌縣故邵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以封來歙更名征羌武安公主公主名惠耿寶袁宏紀作耿珍誤高梵胡氏音房戎反殺諷袁宏紀作殺諷案諷劉之廣漢人華陽國志亦作殺胡氏音丁活反侍中閭丘宏袁宏紀曰中郎將閭丘宏趙代下云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蔡質漢儀有廷尉趙世疑即代又趙熹子亦名代和帝時卒非此李尤袁宏紀作李泰誤張敬敬後封山陽西鄉侯見劉瑜傳龔調華陽國志曰調字叔侯巴郡安漢人官至荊州刺史鄭安世大司農梁之子怫然胡三省曰怫然憤鬱之見于色者永建元年通鑑曰七月庚午

列傳第六

鄧禹 子訓 孫陟　寇恂

能誦詩東觀記曰禹篤于經書袁宏紀曰結髮殖業著名鄉閭杖策北渡東觀記曰禹自南陽發北征渡河生還來東觀記曰世祖曰我得拜除長史生還來寧欲仕耶還當作遠也諸將皆庸人屈起桓譚新論曰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

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城而居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屈東觀記作嗁說文曰勃起曰嗁張楫埤蒼曰嗁特起也魚勿切輿地圖虞喜志林曰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也張守節曰天爲蓋地爲輿故云輿地圖今始乃得其一東觀記曰我乃始得一處光武以爲知人如附吳漢爲大將軍遂斬幽州牧苗曾上欲南定河南拜寇恂爲太守皆爲所舉也見東觀漢記禹本傳韓歆歆南陽人爲河內太守光武使衛文說降之以爲禹軍師也程慮袁宏紀作慮五品不訓古文尚書訓作悉今文作訓歸至大要前志作大婁古要字小顏音一遙反水經作大延誤也宗廣袁宏紀作宋廣高陵縣屬左馮翊宜陽縣屬宏農東陽南陽育陽邑有東陽聚見郡漢志順陽屬南陽郡帝以禹功高江表傳孫權語嚴畯曰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節使據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故曰功高以特進奉朝請沈約曰東京猶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脩整閨門袁宏紀曰禹事寡嫂盡禮敬寢疾袁宏紀曰鄧禹遘疾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沁水公主名致舞陰長公主名別得襲母爵皇后紀曰其皇后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平臯志作平睪睪臯古字通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伏侯古經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以通漕船水經注曰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也都慮水經注作都慮監領其事水經注曰監護水功隱括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量也荀子曰府然若渠匽隱括之于己也攜將

將扶也字亦作撫注青泥一穙樸當作墣拜張掖太守東觀記曰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撫衛稽

故平準書曰稽市物踊騰昭曰稽畱待之司馬貞曰稽者停也畱也大小榆水經注曰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

美羌所依阻也校尉徐傿胡三省曰傿音爲烏桓校尉悝東觀記悝字叔昭閶東觀記閶字季昭儀同三司始

自隲也東觀記曰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始自隲也李注曰隲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隲兄弟常居禁中

東觀記劉悝傳曰自延平之初以國新作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連求還第東觀記曰悝兄弟上疏自陳遇闔冀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

位並侍帷幄預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釁日深惟陛下哀矜之征營小顏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冬徵隲

班師案西羌傳隲于元年冬屯漢陽二年冬敗于平襄洪适曰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元二之災趙明誠曰漢司隸楊孟文開石

門頌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

書注未必然也洪适曰案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翕夫人之碑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

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孔

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

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

年黃龍見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

位之元年二年也則此傳所

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

畔洪适曰安帝紀書永初二年之閒萬民飢流羌貊叛戾石門頌所云西戎殘虐橋梁斷絕又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正是鄧騭出師時也人士當作人民

宏少治歐陽尚書東觀記曰弘字叔紀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布衣徒行講誦孜孜郎中馬融永初三年融爲鄧騭舍人四年拜郎中也遂見妻騭妻寇愔之女孫也宮人先有受罰者案李郃別傳曰宮人趙任等也鄧訪袁宏紀作防平原王得何焯曰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夷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未考正河南尹豹東觀記曰豹字伯庠李郃別傳曰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騭兄弟欲用難便召拜詔令公卿舉騭以言遣人諷公卿悉舉豹公曰司隸河南尹當監督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貴家爲之不可爲後法公廉司隸辛使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故我不得尹耶文母一說文母謂太姒見列女傳單辭胡三省曰兩造不備又無左證者爲單辭

寵字仲威謝承書曰寵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餉故梁肉皆不敢受袁宏紀曰寵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恤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勸課農桑寵以正月歲首享賜羣吏問功曹史戴凱曰潁川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葉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元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于神明雉兎集其左右出于潁陽庞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于將墜文麗春華

陳蕃薦續出于昆陽杜伯夷經學稱于師門政事熙于國朝淸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己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恥尊崇蓬門藜藿不供出于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淸邁夷齊節擬古人恐畿甸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巢父不屑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棟案蔡凱字召公見會稽典錄 侍中將大夫 何焯曰將字上下有脫誤棟案東觀記無將字 世爲著姓 風俗通曰蘇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爲寇氏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寇氏黃帝之後 郡功曹 袁宏紀曰恂好學爲郡功曹 徇郡國 孟康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 迎使者于界上 水經注曰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郎是關也 淇園之竹 戴凱之竹譜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園之箭也 爲矢 東觀作治矢 鞏河 水經注曰從五社津渡攻溫胡三省曰鞏河即五社津也 諸將軍賀 何焯曰軍誤疑作畢字棟案河內定則天下不足憂故諸將皆賀也 從九卿 王幼學曰七制解云時恂爲執金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棟案劉熙釋名曰漢置十二卿其六曰執金吾也 鎭撫吏人 續漢書曰恂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脩禮樂教授將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從容 王幼學曰衡山王傳日夜從容師古曰從容勸獎也從子勇反容讀曰勇正誤曰案從七容切容如字安然自在之意 子損嗣 水經注作稱 從封損扶柳侯 建武三十年從封也水經注作扶都誤 亾命中上書 袁宏紀曰乃亾命山中上書 何豹 豹何休之父也官至少府 袁騰 騰袁貝子陳國扶樂人也官至尚書郎 髡剔

墳墓 胡三省曰謂斲伐松栢如人之見剔也 公劉敦行葦 班彪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曄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曄習韓詩義當見韓詩又案王符潛夫論曰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行葦為公劉詩也 極死 袁宏紀作殛死 議獄緩死之時 謂中孚十一月也 以寧風旱以弭災兵 周禮小祝文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苗萌 風俗通曰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 丁綝 丁鴻父也說文云綝讀若郴小顏音丑林反 叔壽 孫愐曰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 御酒肉 蔡邕曰御進也 注無蔞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 李吉甫曰在縣東四十五里 注山陽公載記曰 日字衍 垂察于萬世 袁宏紀作垂業 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顧炎武曰言季文于更始為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何焯曰一隅謂河北 天井關 水經注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地理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 士鄉 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處注以為亭名誤 與寇恂

合擊茂破之水經注曰新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獲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環城一匝而歸東觀記曰追至雒陽城環城一匝遂還上聞之大喜乘赤龍上天劉宣夢書曰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炤見故夢乘龍上天舜業繫天故後皆有天下天命發于精神案袁宏紀天命天帝命也陽夏侯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宗族會焉東觀記曰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念自脩敕東觀記作脩整注陝主長主長當作王長長陝人也注濁惠孫愐曰濁姓漢書貨殖傳曰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直角切要異王幼學曰要去聲約也陳氏曰案要平聲亦訓約論語久要是也赤眉陽敗東觀記作佯敗陽與佯通崤底續漢志曰黽池有二崤崤音豪又戶交反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御覽引淮南子曰日孫于衡陽是謂禺中日垂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詩傳曰言其光在桑榆樹上東隅即禺中也隅與禺古文通芳丹孫愐曰芳姓也風俗通云漢有幽州刺史芳乘角閎孫愐曰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據汧句駱蓋延據盩厔蔣杲曰通鑑駱字屬下句無蓋字駱延人姓名也汝章胡三省曰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房春秋有汝齊汝寬後漢有汝郁程焉依公孫述傳及華陽志當作烏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薛瑩後漢書光武贊曰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豈文吏之道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狃忕王幼學曰左傳一夫不可狃注狃女九反亦忕也忕習也張揖雜志曰忕音曳云狃忕過度漢中劉歆

刊誤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家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古忠字亦作中也制詔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休兵休猶弛也鄭康成曰弛釋下之也今休兵鼓之屬是也長子彰水經注作環注食鬱林潭中鬱林之潭中縣分別署狀上狀功狀也東觀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名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岑彭風俗通曰古岑子國之後世系曰岑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為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是也子孫因以為氏世居南陽棘陽岑音鋤釗切歸德侯樂史曰廢洛源縣在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本漢歸德縣地宋白續通典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孫偉孫一作搖見廣韻劉茂茂泗水王歙從父也見歙傳歆迫急迎降袁宏紀曰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偏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與書于王使衛文說歆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歸德侯如故更始封彭為歸德侯光武仍其封也更始為三王所反三王謂張卬廖湛胡殷也彭還具言于帝東觀記曰彭還河陽內上上謁彭復往聽之也即許降東觀記曰歆見其不疑即日旦蚤與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歆交馬語注詣行在所河津亭東觀記曰歆輕騎詣彭降彭為殺羊具食歆身為降虜未見與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歆自縛與俱詣行在所河津亭也封扶溝侯案東觀記歆後改封成陵侯傳封累代東觀記曰歆元孫祀坐殺人國除注豐邵縣人袁宏紀曰豐南郡黎鄉人漢中將軍注見上

帝率諸將親戰案東觀記云時帝拒上于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瓜里夕陽聚皆在宛縣注南陽新都縣郡當作野趙京袁宏紀曰漢兵起豐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而以書招戎袁宏紀曰臣從彭豐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盧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津鄉續漢志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津鄉鄉名非縣名也李文子曰寰宇記云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渚宮即其地屈充袁宏紀作彭充杜穆袁宏紀作杜稷錫光華陽國志曰哀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從交阯太守王莽纂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起自守更始即祚亞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太夫人王懋曰漢碑有書太夫人爲泰夫人者或者以爲異余謂漢人多書太爲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范氏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太夫人起居王肅曰起居猶動靜也

闕樓蜀鑑通鑑皆作闕樓胡三省曰猶今城上敵樓也立欑柱說文曰欑竹杖也從木贊聲一曰叢木胡三省曰欑徂官反木爲柱曰欑柱絕

水道結營山上水經注曰任滿等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樓船冒突北堂書抄引越絕書云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諸虜將軍依本傳當作誅虜彭奇船逆流而上蜀鑑無彭字通鑑作彭奇墊江李文子曰墊江郎今合州宋白續通典曰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

地也

平曲李文子曰平曲未詳然彭既指墊江從浩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地也

資中宋白續通典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磐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都江宋白續通典曰郪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李文子曰岑白廣漢入涪水以拒墊江而彭下墊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此蜀人所以爲神也史謂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岑彭之誤矣

彭亾續漢志曰武陽有彭亾聚李吉甫曰眉州彭山縣彭亾城亦曰平無城彭祖家於此而死故曰彭亾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若曰巴蜀已平無復賊也

涅陽長公主公主名侍男

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東觀記曰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

及光武于柏人案袁宏紀復與朱祐陳俊俱北及世祖于柏人也

都護將軍胡三省曰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郅支也自謂爲都護將軍前漢未以爲將軍號也至此乃以命復

被羽先登國語晉攻狄叔虎被羽先升敗之韋昭曰羽烏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眊矣吳志曰甘寧負眊帶鈴陳蘚道曰後世之被羽蓋古衣徽之遺制也

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元和郡縣志曰追賊于眞定之檄鄉檄鄉在眞定縣北二十里

以檄叩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

新城澠池續漢志曰新城屬河南尹澠池在宏農陝縣

連破之東觀記曰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

常自從之胡三省曰常以復自從也

梃胡梃一作挺挺縣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胡三省注誤

三十一年卒袁宏紀云三十年

建初元年袁宏紀元年三月也

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袁宏紀四月丙戌詔曰[illegible]錄德

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雁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功今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為膠東侯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于前東觀記曰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善經術每讌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臨潁長公主公主名利遠圖左傳曰欒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列傳第八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及光武於廣阿袁宏紀曰漢將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遂見親信東觀記曰漢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親信之先進故將皆怨曰吳將軍晝夜不離公門左右殊不可為也卽拜漢大將軍東觀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宏俱客蘇宏宏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清陽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躬禆將虜掠不相承稟袁宏紀曰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遵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強故止躬勤于職事袁宏紀曰躬勤于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檀鄉賊東觀記曰檀鄉賊帥董次仲也斥漳漢碑皆作斥章圍蘇茂於廣樂東觀

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救廣樂東觀記曰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與劉永相會濟陰山陽濟泗水也注劉攽曰注俱
大進接文多一大字東觀記所載與此同無大字刊誤是也富平獲索東觀記曰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十二年春通鑑曰春正月露橈注見岑彭傳千條萬端胡三省曰言群細也勃亂胡云勃與悖同幸無
他者胡云言幸無他虞不至喪敗也謝豐袁吉袁宏紀曰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胡三省曰十許萬者約言
之也使別將通鑑別將下重別字召諸將厲之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俯飭振起之意轉戰王幼學曰轉陟充反轉相戰鬬
也郭中胡三省曰成都郭中激揚士吏東觀記曰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存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
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閱戰具兵馬激揚吏士差彊人意王幼學曰彊漢甚起發人意思及在朝廷袁宏紀曰漢在朝廷惟公天下
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兒之有詔悼愍杜篤祭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
儔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共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
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
美之賜帛免刑虎牙東觀記安平侯傳曰虎牙大將軍麻鄉注縣名案兩漢無麻縣縣或是鄉名也注魚門續漢志梁國睢

陽新無門脩高祖廟東觀記玄平侯傳曰永等反走湖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脩高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祖廟西防西防城在山陽郡昌邑縣見劉昭補志蘭陵縣名屬東海可直往擣郯胡三省曰擣搗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郯縣名屬東海攻殺楚郡太守本紀在五年劉平傳云郡守孫萌也桃鄉任城有桃鄉即桃鄉也河池縣名屬武都注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案袁宏紀延為京兆尹事多犯法華嶠書亦云延代弟子興為馮翊多非法續漢書所載非實錄也去以為京兆尹亦訛少為郡吏袁宏紀曰少學長安歸為郡吏進至滿陽光武紀作蒲陽案前志中山曲逆縣有蒲陽山章帝改為蒲陰作滿者誤也注以衣中堅同心士袁宏紀曰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棟案中堅謂中軍堅銳之兵杜茂為中堅將軍是也攻匡賊注東觀記作匡城賊續漢志陳留長垣縣有匡城金門白馬續漢志曰宏農宜陽縣有金門山水經注曰洛水又東合白馬谿水出宜陽山有大石厥狀似馬故谿澗以物色受名也汝陽及項皆縣名屬汝南郡蘄春侯蘄春縣名屬江夏從涪水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緜竹縣北郎臧宮遡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逕此即平曲也棟案涪水至廣漢入于墊江岑彭傳云彭引兵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則平曲當在墊江之下李文子以為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境未詳孰是沉水注水出廣漢續漢志曰廣漢有沈水水經注

日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帝紀亦作沈水胡三省曰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沈水本文于曰案今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緜竹必自今中江水也**多張旗幟**袁宏紀曰宮收謁者兵陳行陣而多旗鼓**大破之**袁宏紀曰江斬公孫恢**平陽鄉**胡三省曰水經注云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經緜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緜竹縣界**復妖言相聚**案馬援傳汜先伏誅十七年其弟子李廣攻沒皖城援擊破斬之至是年臣等復妖言相聚也**黃石公記**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藝文志曰梁有黃石公記三卷今三略引軍讖與此同故曰有德之君以下至雖成必敗皆見下篇**舍近**三略作釋近下同舍與釋古字通**志馳于伊吾之北矣**曹植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

後漢書補注卷第七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九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前書曰處之上洤蘇林曰洤音耿弇之弇師古音工含反東觀記註音甘

字伯昭水經注作昭伯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望之耆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郡尉試騎士郡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曰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割之任為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東觀記亦作都尉見北堂書鈔卷六十三隸馳射東觀記續漢書皆作肄衛包袁宏紀作苞轔孫愐曰轔車踐也王幼學音吝注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袁宏紀曰況馳至昌平遣小子弇獻馬焉使寇恂恂時為況功曹都內胡三省曰都內謂長安光武大說東觀記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王罷兵耿弇曰今使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家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

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帝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无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无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也

愼水本紀作順擊望都故安西山賊水經注曰世祖令狄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遷上十餘營皆破之遷上謂遷水之上也

費邑本紀云濟南王費邑未中而拔之通鑑云日未中巨里續漢志曰濟南歷城縣有巨里聚水經注曰巨里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李吉甫曰在今全節縣東一十三里兇懼春秋傳曰曹人兇懼補注說文曰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使其弟藍東觀記曰元武將軍藍晝中劉熙孟子注曰晝音獲齊西南近邑居二城之閒東觀記曰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閒棟案臨淄即劇也

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東觀記曰臨淄諸郡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若先攻西安不卒下東觀記曰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重異胡三省案姓譜曰南正重之後人定時人定亥也鉅昧水水經注曰巨洋水出朱虛縣東太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謂之巨蔑亦或曰胸瀰北過劇縣西耿弇破張步于臨淄追至于是水也胡三省曰昧音莫撥反其字從日從末

濮陽長公主名久長見清河王傳隆慮公主名延甘園即甘陵也帝以為能續漢書曰圖讖數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代馮勤為大司馬袁宏紀曰國官

至大司農何焯案帝紀篤勤以十七年自大司農爲司徒則此大司馬當改大司農又上言云云續漢書曰固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數上言兵事案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匈奴頻犯塞秉因上書言事也以戰去戰司馬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不戰而還袁宏紀曰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句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衞云句林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脫帽說文曰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丁度曰冃或作帽救戊己校尉關寵耿恭也封秉美陽侯案水經注秉先封郭雍侯也棃面注卽務字務與剺同音力荅反見廣雅說文曰務剺也劃也稍遷少府三輔決錄注曰紀字季行遷侍中守少府吉平元和姓纂曰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注平或作平隸法平平字相似三輔決錄又作本也車騎都尉注劉攽曰衍車字何焯曰此軍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車字非也標案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乃以恭爲戊己校尉何焯曰巳字衍標案東觀記袁宏紀皆云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吳仁傑刊誤補遺亦同今流俗本關寵下止云巳校尉故何氏以恭是戊校尉衍巳字也但漢雖有戊己兩校尉不應以是改恭傳本文金蒲城杜佑曰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漢家箭神東觀記作神箭其中瘡東觀記作創者必有異．疏勒城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者

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　笮 廣雅曰笮盞也曹憲音側白反孫愐曰笮酒器也證俗文作醡云壓酒具也袁宏紀作柞 陳睦 袁宏紀作穆 白屋王 張華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李善曰白屋今靺鞨也 歷旬不下 迹圖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扼重圍故云歷旬也 秦彭 彭時爲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爲酒泉太守 皇甫援 胡三省案姓譜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從茂陵改父爲甫 會關寵已歿 袁宏紀曰關寵病死以喪歸也 從北迎恭 袁宏紀曰柳中至金蒲相去千餘里也 勒姐 水經注曰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在金城安夷縣東南即勒姐也 坐徵下獄 東觀記曰恭坐將兵不憂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列傳第十

銚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銚期 銚音姚又徒弔切孫愐云高誘曰銚讀曰葦苕之苕 從徇薊 東觀記曰從平河北 趯 漢書儀曰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 樂陽稾肥纍 稾即稾城也 擶幘復戰 惠學士曰幘孚云符云二反說文曰馬髦飾扇汗也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人君以朱爲飾 建平侯 水經注作平與屬汝南也 功曹令史 霸爲光武屬歷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亦同劉氏以爲功曹有史不當有令字非也

注說文曰廞瘉手相笑也今說文曰人相笑相歋瘉惠學士曰欠部並無廞字明說文爲後人所亂且不全矣候吏東觀記作導吏下同未畢數騎而冰解東觀記曰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度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富波侯水經注作陂古字通路潤孫愐曰路姓本自帝摯之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袁宏紀曰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斂之傷者躬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士卒皆爲效力軑注音大案皇后注音伏孟康音汱祭遵胡三省案姓譜曰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困學紀聞曰清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遵非姓名乃古之鄉官補案古文省小以尊爲遵耳軍市令胡三省曰從軍者非一處人故于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補案軍與民市價不畫一設立市令以防強奪非于軍中立市也東觀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騎秣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此其證也刺姦將軍續漢志曰將軍屬有外刺刺姦主罪法胡三省曰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奸猾光武因以爲將軍號騎都尉王梁案東觀記王梁時爲中郎將梁本傳梁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箕關東觀記作天中關洞出流血東觀記曰舉袞掩口血流袞中新城蠻中續漢志曰新城有鄤聚今名蠻中說文作䜌中也霍陽聚水經注曰春秋傳曰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霍陽山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在河南梁縣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終一作衆古字通水經注曰上自宛遣遵擊衆破之進兵涅陽也注玄音古宏字惠學士曰玄古肱字肱誤爲宏劉歆劉尚王貽上曰案劉

植傳歆植之從兄子字細君與植弟喜皆隨植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爲昌城侯從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追至新關時遭道病還遣
護軍王忠右部將軍朱寵隨中郎將來歙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見東觀記也晨夜乃罷、東觀記曰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注綠或
作綠案東觀記作綠著錄勳臣前書樊酈傳贊曰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又功臣表云先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錄古曰籍謂
名錄而紀所云通侯籍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荀子大略篇曰君于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于士一問一臨對酒
設樂東觀記作妓樂廣斥候東觀記作遠斥候斥候淮南子注曰斥度候視也一云候望也能貫三百斤弓崔實政論曰承
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祭太僕之督至今擢名天下史記伍子胥傳曰伍胥貫弓司馬貞曰劉氏音貫爲彎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儀禮鄉射禮
云不貫不釋注云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是貫與關通偏何胡三省曰偏氏高辛後系裔有偏足何上貂裘好馬東觀記曰鮮卑奉馬一匹貂裘
二領赤山烏桓傳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斬其魁帥王沈魏書曰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寇害彤募殺志賁遂破其
衆衣無兼副續漢書曰彤素清有道而衣無副儲涿邪山袁紀作涿邪王山王幼學曰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漢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
然衛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即此邪音以奢反史記作涂古字通

任光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少忠厚袁宏紀曰光好黃老言為人純厚狼貝不知所向謝承書曰世祖與鉄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也力子都劉攽刊誤曰力當作刁音彫案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通鑑作刁孫愐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左大將軍水經注云左將軍無大字荏平茌當作茬詳見郡國志後阮況為南陽太守況事見朱暉傳而以沈正見重於世袁山松書曰棟元歎守真守仲都袁宏紀云字仲卿右大將軍東觀記無大字中水侯惠學士曰中水縣前漢屬涿後漢屬河閒從封洨氏侯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邳彤風俗通曰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于邳其後以為氏邳符悲切和成本紀作和戎胡三省曰王應麟本皆作戎惟水經注作和城與世祖會信都水經注曰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奮二郡之兵胡三省曰二郡信都和成今釋此而歸釋一作失墮損威重胡三省曰墮讀曰隳棟案袁宏紀作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通鑑考異曰范書邯鄲成民不肯背城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成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案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己成之主也棟案成與城古字通見劉寬碑陰及韓敕別碑堂陽縣名屬鉅鹿郡靈壽侯縣名屬常山郡鉅鹿昌城人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棟案前

志昌城屬信都後漢改爲阜城迺開門迎水經注曰世祖下堂陽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皆爲列侯案水經注歆將封平鄉侯後改封浮陽惟劉喜無攻其後封觀津也封觀津侯縣名屬信都郡案東觀記建武九年封也注酈元注水經曰耶水北有耿鄉案今水經注云成耶水北有耿鄉訛耶爲郎脫成字也老弱在行袁宏紀曰老弱充行封純高陽侯案前志高陽縣名屬涿郡東光縣名屬勃海郡武邑侯縣名屬信都郡注委佗音移顧炎武曰委蛇之蛇音徒河反亦作佗注誤讀爲移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朱祐祐與安帝同名故東觀記改作福案說文安帝諱祜則朱祐亦當作祜復陽闞駰曰復陽縣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復以祐爲護軍袁宏紀曰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謂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于柏人封安陽侯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標案魏郡無安陽縣故

南郡有之但時光武尚在河北不應以汝南之地封祐徐說必有據**為奉所獲**袁宏紀曰鄧奉輩詐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祐也**注東陽聚名**在育陽縣**圍秦豐於黎丘**案水經注祐自觀城圍豐黎丘在觀城西二里**南行唐**縣名屬常山郡**帝卽施行**案陶漢斎職儀祐拜在建武初故十三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改封侯也章懷注以興等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失之詳帝紀下**景丹**孫楷曰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吾聊應言然**顧炎武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何意二郡良為吾來**袁宏紀作良牧為吾來胡三省曰良首也信也**注恩意甚備**東觀記曰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勒馬步鞍韉旂幟上設酒肉**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東觀記曰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袁宏紀作孫臧**驃騎大將軍**續漢志曰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徙封余吾侯**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武彊侯**水經注曰漳水又東逕武邑縣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逕武隧縣故城南案武邑屬信都武隧屬河間獨武彊無攷水經注又云漳水又東北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彊淵淵之西南之側有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也水經又云大河左瀆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案兩漢志信都無武彊縣或係鄉亭之名晉時始置縣耳**北守箕關**東觀記曰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賊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水經曰河水西合濝水注云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濝溪夾山東南流故城東卽箕關也光武遣梁北守箕

關天井關即是關也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志作汶翳桑司馬貞曰翳桑衛地桃城即桃鄉也在茌城中堅將軍漢有

中堅士故置將軍以率之見華嶠書及袁宏紀光武紀曰衛其中堅馬融曰戊己爲堅中堅猶中權也道路流通通鑑曰道路流通胡三省曰自洛陽

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西防注見上平城縣名屬雁門棄官步負東觀記曰成嚴衣步擔渡河隅

上滿陽滿當作蒲詳陳俊傳全椒侯全椒縣名屬九江郡棘陵地名補注益陽亭侯益陽縣之亭也屬長沙郡

即追及於射犬袁宏紀曰隊單身歸王史牘東觀記作吏牘帝詰吏由趣胡三省曰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

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爲何如也棟案晉語司空季子曰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韋昭曰務猶趣也是由趣同蓋當時之語如此

長壽街風俗通曰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街者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當欲以墾田相方胡三省曰相方求問其墾田之

數以相比也扶樂鄉侯淮南國之鄉也後爲縣屬陳國注諸卿寧憊邪鄭元周易注曰憊劣弱也陸績曰憊困劣也矢

石左傳曰親受矢石服虔曰古者以石爲箭鏃國語有隼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是也合肥縣名屬九江郡西陽縣名屬江夏郡叢臺漢續

志曰趙國邯鄲有叢臺劉劭趙都賦曰結叢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武輒起斟酌於前袁宏紀曰武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

特等王書之以武爲侍中騎都尉案蓋延傳武嘗爲騎都尉而本傳不載持戟奔擊東觀記曰武身被兕鎧甲持

敦奔擊武中矢傷備匈奴續漢志曰武與騎都尉劉納閣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也闊達敢言謝承書曰銘達敢直言洛都谷續漢志曰金城浩亹縣有雉都谷馬武破羌處上應二十八宿張衡東京賦曰受鉞四七共工以除連城之賞李善曰前書贊云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存矯枉之志　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李善曰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雜點閒見錄曰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並功次序不應相閒雜如薛伯宣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此范曄論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臧宮馬武劉隆廁其中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秦陶滑車輯錄王應麟小學紺珠所載二十八將首鄧禹次吳漢又次賈復馬成乃第十六王梁第十七陳俊第十八則知漢書本文自明特刊書之誤耳夏陽侯馮異本傳作陽夏屬淮陽郡夏陽屬左馮翊未詳孰是

列傳第十三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元孫章

風俗通曰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

逃出自竇而生

少康共後氏焉

七世祖廣國世系曰廣國生誼誼生賞賞生邕邕生猛猛生秀秀生敷敷生融案恩澤侯表廣國生定定生常生與世系異也自常山徙焉案世系賞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爲融五世祖也注王俊俊當作駿案翟義傳趙明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逞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復以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融以軍功封男當爲趙恢司馬也融早孤袁宏紀曰融家貧少時爲縣騎將軍王舜令史庫鈞善文曰鈞字巨公風俗通曰庫姓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笁會案笁會當從竹弟晏乃從笁見何氏姓苑胡三省引姓譜曰孤竹君之後善文曰會字巨公辛彤善文曰彤字大房並州郡英俊善文曰梁統與庫鈞等號河西五守河西五郡晉書地理志曰秦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何奴既失甘泉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後又置金城謂之河西五郡辨士張元傳幹王命敘曰張元暴蘇秦蒯通之業周旋鬻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效尉佗制七郡胡三省曰尉佗之府未有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有分土無分民地理志文也自適己事王幼學曰謂宜自謀順適己身之事厎裹上露楊雄與劉歆書曰雖歸誠厎裹不敢違信王幼學曰厎裹猶厎蘊也露披露也忿悁王幼學曰忿怨也悁禁年反亦忿也戰國策魯連曰棄忿悁之節大將軍復重於難通鑑無大字曠若發矇家語曰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于天子也煥若發矇焉致遺四方珍羞胡三省曰遺以

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 曾弟嬰 何氏姓苑作晏孫愐曰竺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胄姓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于瑯邪莒縣也 封融為安豐侯 東觀記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屬國都尉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鳩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在功臣之右 董勳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于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于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穆子勳 世系曰穆五子勳宣褒霸嘉 涅陽公主 袁紀作沮陽榮皇后紀本傳是也 賜養牛上樽酒 衛宏漢舊儀曰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融以列侯嘗為大司空亦得從丞相之例也 勳亦死洛陽獄 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竇后立追諡勳為安成思侯 子萬全 世系曰嘉三子潛奉萬全 封顯親侯 顯親縣名屬漢陽郡杜佑曰故城在今成紀縣東南地 盧水羌胡 史炤曰盧水北地胡也見西南夷傳 吳棠 袁宏紀作吳常 蒲類海 郭義恭廣志曰蒲類海在西城東北竇固擊伊吾戰于蒲類海 三木樓山 袁宏紀作沐樓山 匈奴河 匈河去令居千里奴字衍也 涿邪 胡三省曰北史云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山 羌胡服其恩信 袁宏紀長水校尉耿恭上言安豐侯竇融懷集羌胡聞其慬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胡閭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之力也 代馬防為衛尉 東觀記曰固為衛尉奉兩宮行衛仁厚恭謹甚有名稱 憲陰喝不得對 續漢志曰上幸公主田覽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也胡三省曰喝呵也許葛反

陰密也審也當帝問之時坐詞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爲馬實書則陰賜之襲可知矣 注漢有南北軍中候劉攽曰衍南字 吳氏補遺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任人爲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陳茂是也南軍總于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中候耶刊誤書是也 掴陽塞 樂史曰掴陽塞在銀州界 稽落山 王幼學曰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 北鞮海 一作渤鞮見初學記云渤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私渠海也 燕然山 樂史曰山在振武軍金河縣北近磧胡三省曰北史燕然山在蔥國水北 班固作銘 呂忱字林曰銘題勒也 八陣 李善曰雜兵書云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南單于於漠北 宋志曰漠北酒泉 古鼎 崔駰集時駰爲竇憲主簿作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公餗乃珍於高堂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天律 仲山甫鼎 宋志曰鼎容五斗 東觀爲老氏藏室 張衡曰蓬萊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衛再得之稱爲幸也沈約曰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 梁后稱制 東觀記孝順梁皇后傳云順帝崩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惡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徙九真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大位大鴻臚及上疑焉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恩介意 中子唐 世系曰章三子陶唐統

列傳第十四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注馬何羅 惠學士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 使君生仲 世系曰賓三子慶昌婁昌生仲案此則仲爲賓孫與傳異也 況余員 袁宏紀曰況封鄳虜侯余封致符子次兄員皆二千石封侯蔡邕集曰余爲中水侯 潁川蒲昌 前書曰蒲昌字君都受詩于匡衡爲辟事蒲一作滿案廣韻滿字下云風俗通漢有辟事蒲昌作滿者誤 敬事寡嫂 東觀紀曰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 郡督郵 袁宏紀曰或薦援有大略由是爲曹督郵也 守錢虜 虜袁宏作奴 鎮戎大尹 袁宏紀曰涉爲潁川太守案涉本傳袁紀誤也案地理志作塡戎音竹直反 帝遣員復郡 水經注曰世祖以員爲上郡太守 都布單衣 神秋下旬碑云孤嗣禪執是單禪古字通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注所制當是蜀布也 奉書洛陽 東觀記曰囂遣援奏課京師袁宏紀曰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也 大慙 東觀記無大字何焯曰大慙謙言恐不如囂進也 簡易 公羊傳曰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何以不日易也何休曰易猶狄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 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無他職任 袁紀曰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之辯故未得官待詔而已 輊軒 服虔通俗文曰車後重曰軒前重曰輊輊音陟利切御覽云 表的 史炤曰表卑遙反 王游翁 胡三省曰據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 安從得子 胡三省曰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 共槽櫪 史炤

曰果本華實相半曰槽櫪櫪榫也博雅木下支謂之榫櫪委腇咋舌叉手從族王幼學曰委腇蓄縮貌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謂豈可蓄縮而祭然措手以執族滅乎正誤曰咋與齰齚通齧也前漢灌夫傳齰舌自殺拜援隴西太守風俗通曰漢有牛羊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部云云牲備具浩亹浩孟康閤亹皆音閤中矢貫脛東觀記曰中矢貫髀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吳氏補遺曰案莊周書髀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股腳膝髕脛為柱踳踝跟踵相近聚顏師古注脛斷骨也踳髀脛也然則脛與髀脛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實貫髀脛書貫脛則舉其實矣又髀脛亦謂之𦝫山海經無𦝫之國𦝫或作綮郭注曰綮髀脹也莊周書技經肯綮之未嘗集韻以綮為筋肉結處不言與𦝫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城多完牢袁宏紀曰援上疏曰亢吾以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每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也案亢吾當作允吾開導水田水經注曰援為狄道開渠引灌水積秔稻任吏以職華嶠書曰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北堂書鈔云云狄道長詣門胡三省曰隴西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奏雜十餘條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注臯字為白下羊徐健菴云事林有與張力臣詩云文淵印下羊用馬伏波傳注王伯厚亦作羊熊朋來鍾鼎大觚序云臯字以諧聲半字非羊也又郭忠恕佩觿引馬援傳注亦云半工力反求板後漢書亦有作半者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从白从伞故云白下人人下羊段志等袁宏紀又有平樂侯韓字段志作殷志也注扶樂屬九眞郡胡三省曰九眞無扶樂縣案隆傳扶樂乃鄉名水經注曰在扶溝縣也據案扶樂屬陳國詳見隆本傳浪泊水經注曰葉榆水逕交阯麊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阯郡中其南水自麊泠縣

東遷封溪縣北東遷浪泊馬援以北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禁谿郎金溪也胡三省曰在麊泠縣西南平生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都羊羊帝紀作陽

嶠南悉平水經注曰援南入九眞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無編縣至居風縣帥不降斬級數十百九眞乃清袁宏紀曰從其渠帥數百家於寥陵注腹下欲平滿唐宋類本皆云脅堂欲平滿宣德殿下東觀記曰德陽殿下馬革裹尸史記鄒陽傳曰子胥鴟夷服虔曰用馬革作囊以裹尸詔百官祖道東觀記曰援行至郭到右北平郡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援不答漢雜事曰援小病松拜牀下援于牀上坐視不爲禮姚信士緯曰援遇几而見梁竇弟子寶袁宏紀曰援于人汎愛多容於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爵士不聞耳何足畜乎何爲與子衆者跪在少賤必異待之杜愔袁宏紀作杜憶壺頭水經注曰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有援停軍處徑曲多險其中紆折千灘元和郡縣志曰在沅陵縣東四十九里充袁宏紀作充中元和郡縣志曰充州在澧州西五百里武德所置崇儀縣東北一里故充城是南至沅陵縣一百二十里妄是非正法通鑑作政法案注竄從政畫虎不成反類狗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豺一購錢百爾雅釋獸曰熊虎醜其子狗也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伏波將軍萬里還書王充曰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敕戒之書此言當爲伏波發也稾葬而已水經注曰援墓在石馬亭西畔水所經也士民饑困東觀記曰民饑饑嗽留者履也報歸田里袁宏紀曰辟梁松曾因學在中上問知朱勃手對曰故雲陽令因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因爲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平阿侯仁之子東觀記曰馬援姊壻父平阿侯

王述案恩澤侯表剛侯仁生述則躬皆爲仁孫也京師長者胡三省曰長者謂諸貴戚即前所云長者家兒是也躬服厚繒東觀
記太后曰吾爲舊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也物故劉熙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索西水經注曰防與耿恭從五谿槃檻谷出索西與
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在隴西臨洮縣也詔徵防還東觀記曰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袁宏紀曰三年八月辛巳還京師車駕幸其第厚加賞賜使防歲
奉吏二八光爲許陽侯案下文詔稱許侯陽字疑衍東觀記曰光字叔山監越騎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
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增邑東觀記曰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綏定西羌增封侯國以襄城羡亭一千二百五十戶防身帶三綬貴寵至
盛章臺下殿東京賦曰其內則合德章臺天祿宣陽薛綜曰皆在應門之內也連閣臨道東觀記曰近帶城郭妨困小民有
司奏防案東觀記爲司隸校尉梁松所奏也光爲太僕東觀記曰光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紹封光子朗爲
合鄉侯案水經注朗一作復永寧元年封也合鄉屬東海郡父余袁宏紀曰余王莽時封致符子蔡邕撰余封中水侯也注王述千戶侯述
元始四年劇建武二年封也弟敦敦女宗姜爲太僕趙岐見三輔決錄世系作敷徵拜侍御史中丞徵拜侍御史復遷中丞也東觀
記曰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寶申明舊典奏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遷五官中郎何焯曰郎下脫將字東觀記曰嚴爲五官中郎
將遇境每有事輒下車遠使宣上勞以手書典郡四年東觀記曰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

刀革帶付醫賜嚴遣太醫送方藥博觀羣籍袁宏紀曰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百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録無書續盡踵而成之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筭經序曰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爲護羌校尉續先爲張掖太守永康五年代韓皓爲校尉也遷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遷也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寬

平帝時續漢書云元始中絮五百斤東觀記云金五百斤光武以宣襃封安衆侯顧炎武曰漢書表云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弟紹封宣或郎寵之誤斷斷小宰廣雅曰斷斷誠也斷音都玩切遷於下邑史記作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東觀記曰閉門講誦兄弟雙高訟人許伯等爭田東觀記曰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於是吏人信服袁宏紀曰民李勉爲母所言恭召就責問因爲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

來有他而吉巳 上云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荀爽註比初六爻之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荀註云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旣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他也象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子夏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

今匈奴爲鮮卑所殺 殺通鑑作破案袁宏紀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

調度註云云 胡三省曰今人多讀如本字

留聖恩 刊誤曰案文恩當作思棣案袁紀亦作思

敕使陪乘 續漢志曰侍中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議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

連滯 胡三省曰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留滯不決也

易五月姤用事 案卦氣圖姤五月之卦也

后以施令誥四方 誥古文易作詰詰止也下云止四方行者明詰當作誥陸氏經典釋文誥四方鄭元王肅皆作詰四方詰止也與袁紀合東觀書自作誥後人習于王弼之學故誥爲誥非後漢本文也

孟夏斷薄刑 高誘曰斷者定其輕重而施行也

注挺猶寬也 高誘曰挺者緩也

輕罪已正 胡三省曰謂已結正也

一夫吁嗟王道爲虧 鮑昱傳曰一人吁嗟王政爲虧蓋古有是語未詳所出

以老病策罷 袁安紀曰恭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遣小黃門問疾喩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三十萬

謙子旭 案蔡邕集曰侍中穆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何焯曰旭疑非謙之子也殆有脫誤

丕字叔陵 東觀記作平蘇林法丕平字相近未詳孰是李充傳亦作平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胡三省曰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爲據荅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

舉

孝廉八遷東觀記曰霸爲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麄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其子躬耕與兄弟同苦樂鄉里皆慕其行化之徵拜將作大匠東觀記曰霸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復爲光祿大夫東觀記曰霸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郎自入拜其嫂手奉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遂失計義即辭而出妻慙求去遂送還之父琦順帝時爲司徒太尉劉寬碑曰公之考乃作司徒輔叱爰顯勳載一葉大將軍碑案陶宏景眞誥寬曾舉方正五遷司徒長史碑云公浮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以禮脇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再舊君以棄官三府並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察茂材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歐陽脩曰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傳至大中大夫始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洪适曰碑云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自侍中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後碑亦同傳以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尚書令案諸紀延熹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蒲鞭胡三省曰古者鞭用生皮爲之被酒睡伏陶宏景曰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荅曰臣任責重大恆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閤內又不得菜旣醒乃罵之爲死狗關畢郎束帶來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兒哀恕案此則合後事爲一將事未詳孰是後以日食策免拜衞尉碑云因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衞尉歐陽脩曰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中平二年卒碑云二月丁卯諡曰昭列侯碑云天子閔悼傷怛發手筆爲策使右中郎將張良持節賜謚贈禮有加

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諡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第八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十六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宏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注伏理字君游 前書作游君 門下督 胡三省曰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 即收斬之 袁宏紀曰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以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其上門下督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即誅督以示百姓 徵拜尚書 袁山松書湛于建武二年拜尚書 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伏生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書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故參分天下而有

其二東觀記載伏湛上疏曰文王享國用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四海乃賓注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按東觀記獲索賊帥古師郎齊平賊帥徐少下云擒寇帥不作獲索者誤也奏行鄉飲酒禮鄭元儀禮鄉飲酒禮注曰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又曰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自行東脩王莽傳曰自初東脩師古曰東脩謂初學官之時共撰漢記史通曰無邑忠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陽安長公主陽安縣名屬汝南郡公主名華女為孝獻皇后袁宏紀曰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隆字伯文注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按桑蜀帝諱隆隆之字曰盛故改為盛聖哲應期李善曰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宗室屬籍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以姓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以子援為郎中漢法死事之子除郎中侯霸金鄉長侯成碑曰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嗣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霸會自邢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諡曰安國君曾孫霸封明統侯元孫霸西漢表酺作輔房元前書曰琅邪房鳳字子元九江太守穀梁春秋有房氏之學傳曰房元者蓋舉其字術未曾字公文東觀記稱未文是也注從鍾寧君受律百官公卿表曰元始元年尚書令潁川鍾元寧君為大理五威司命陳崇王莽傳曰莽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統睦侯陳崇作司命也又曰司命司上公以下每春下寬大之詔續漢志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
侯王符潛夫論曰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絕于是追封諡霸則鄉侯金鄉長侯君碑曰霸封於陵侯
洪适曰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內隸釋云追封則鄉其子昱徙封於陵爾謂霸封於陵非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百官公卿表無尚名班史闕也王莽時爲共工棻前書天鳳中宏爲弁州牧將兵擊句奴也以淸行致稱袁山松書曰宏
爲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頑義有公儀子之風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注引前書云云李殷學曰宏在
图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鄭聲包咸論語注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馮翊桓梁班固奏記東平王曰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心行不踰矩蓋淸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御坐新屛風東觀記曰新施屛風疑旣施字圖畫列女劉向七略別傳曰臣向與黃門
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屛風四堵是漢時列女皆圖之屛風也聞義則服管子弟子職篇曰見
善從之聞義則服湖陽公主新寡酈道元曰日南太守胡著子珍騎都尉尚湖陽公主貧賤之知東觀記作交淸
修雪白葛龔爲郝彥文曰雪白冰拆皦然耀世也軍實李賢曰鄭氏云軍所以討獲曰實雒陽人棻華陽國志賀廣漢雒人衍陽字
祖父堅伯華陽國志曰堅爲偃校尉能明法華陽國志曰賀初爲太守黃幸戶曹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勸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

藥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州刺史 敕行部去襜帷 劉昭曰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帷賀爲冀州刺史去襜帷也 號曰萬石君 東觀記曰趙魏号曰馮萬石 閻楊 王霸傳作陽 幽都 李賢莊子集解曰幽都即幽州也 尚安平公主 皇后紀作平邑平邑屬代郡安平屬安平國未詳孰是 趙熹 東觀記作喜喜與熹古字通小顏匡謬正俗曰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寫誤爲熹字 繭栗犢 葉氏愛日齋叢抄曰記王祭之牛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曰繭栗犢能耳耶栗謂小而不謂其角 帝以爲疑 袁宏紀曰詔書騎建武將軍耿以功自贖 婦人亦懷卿之恩 魚豢典略曰熹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熹在郡何如咸稱熹政有跡時親家諸夫人皆會合罷諸夫人言熹篤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食牛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 緣邊諸郡 案袁宏紀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 雜止同席 續漢書作雜坐 邸 胡三省曰諸王國各置邸洛陽 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 案紀當在七年應劭漢官儀明帝欲更太尉府時熹以新造北宮表陳之其冬臨辟雍見太尉府獨卑陋皆在七年也 進爲太傅 東觀記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熹爲太傅 長子代 案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 官至越騎校尉 案漢官儀代永平中爲侍中 坐事下獄 西羌傳坐畏懦徵下獄死 牟融 風俗通曰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 續漢書曰典司京師執憲持平 祖賞

前書曰賞韋宏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三輔諸儒莫不仰慕之三輔決錄曰彪與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鍛鍊何焯曰鍊當作練案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溫舒傳作練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涑李善文選注云說文曰鍊化金鍊與練古字通族子義前書曰元成子頃侯寬寬子傳侯育育子節侯沇自賢傳國至元孫乃絕世系曰尚書令浚育之子生豹兄弟兄順京兆舊事曰順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祀中劉愷復辟之京兆舊事曰豹爲武陽令友人羅陵犍爲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宿留司馬貞曰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不堪久待依三輔決錄待當作侍義少與二兄齊名京兆舊事曰清河太守韋文高三子順豹義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案世系韋育生浚尚書令浚當字文高也初仕州郡京兆舊事曰義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蔬食瓦器袁宏紀曰布被瓦器食則魚飱收養親族續漢書曰秉拜司直清白爲義得祿收養內外宗族後告歸平

陵袁宏紀曰湛被徵當遷馮翊曰昔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候勤者而勞之齊民要術曰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東觀記曰丹閭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曰定葬其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後徵為太子少傅續漢書曰丹為太子少傅謇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家公丹時為三公故曰家公焦氏易林曰災及家公相待如舊袁宏紀曰時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敎授諸生千餘人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貫祕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鮑恢恢扶風人鮑昱為司隸辟為都官從事也遂不應王充論衡曰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郡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林少好學沈深書斷曰林尤工古文過于鄭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子孟冀冀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林寄囂地云云見梁統與林書也徐巡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又書斷所載皆作巡袁氏誤也林前於西州東觀記作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袁宏紀曰林每遭困阨自謂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林薦同郡范逡云云案隗囂傳逡等皆囂賓客採史逡為師友秉為祭酒申屠剛為持書林先與逡等同寓河西故薦之也羣臣上言云云案袁宏紀為梁統所上便宜也統奏見本傳有恥且格鄭元曰格來也吹毛索疵韓非子曰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為任

職相袁宏紀曰林自爲九卿至三公數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于衆爲任職相上亦雅重之注辛廖左傳作辛廖賢者之後宜宰城邑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楊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父稚東觀記曰丹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從師長安東觀記曰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袁宏紀曰昌淮陽人注陳洮御覽六帖引東觀記皆作兆常爲都講袁宏紀曰是時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尊更辟請也嚴光郎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奉還節傳張瑩漢南紀曰丹絕跡棄軍遜節畫傳從武關出謁更始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東觀記曰丹薦陰嵩程胡會猷自代還字子廬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閭棟案帝紀注作闆牟融傳注引漢官儀又作盧皆誤也或曰盧與閭古字通君有公子華嶠書曰君有四子劉匡匡猶水王歆之從父弟建武初封宜春侯承平仍爲宗正家無遺產東觀記劉匡對曰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注令議曹諸本誤作頁掾尚無祿署爲西曹東觀記曰頁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車府令續漢志曰車府令主乘輿諸車也徐匡東觀記曰齊國徐匡鉤就車王幼學曰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癸與曰曲兵將鉤之是也顏籀曰鉤留也蒙陰山東觀記作華陰山或宮從漢中之華陰也傲詣公車袁宏紀曰樊儵與宮友善薦之于朝數納忠言陳政何焯曰政下當有脫文論議切慤東觀記曰數納忠諫論議直切袁宏紀曰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少好黃老書東觀記曰均治尚書注

兄仲為縣游狹狹字誤御覽引東觀記作游徼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通典曰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
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
孔伋則哭之為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東漢舊也常以八月長吏存問八月存問
後漢制也前漢常以正月見昭帝紀乃幸均舍魏書高士傳曰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借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父戒華陽國志
曰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
恤之為業傳讚云定以游俠稱注典太尉戒之叔子華陽國志曰典戒之孫又戒傳亦云少府典祖
也而目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為戒之
孫而傳云典兄子又似本傳不誤未詳孰是封廚亭侯案華陽國志戒襲封文侯宜備國師
徐堅曰國師即太師也會病卒注謝承書云云案初學記大司農下引續漢書云趙典為
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預八俊
之列見壹輔錄及華陽國志而
本傳闕如謝承所載非無据也以謙行車騎將軍事華陽國志曰時董卓秉政
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司空
荀爽固諫不聽謙奉
大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尚書令華陽國志曰拜尚書令太僕三年薨初為京兆郡丞華陽國志曰順桓之
世典為巴郡太守于時板楯數反溫到郡以恩信降服
之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黃白城注見董卓傳于易一為
過再為涉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
人再躍則涉所謂一為過再為涉注引王弼注與溫語無涉董卓從
弟應袁宏紀曰李傕從弟乃獲免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
寒心洽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常璩曰初文侯與李固

胡廣諫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侯戒脇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卑惟之惡甚于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傕之爪雖逼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常洽字茂尼江原人爲傕所殺 隨從車駕都許華陽國志曰曹公入從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也 忠臣子弟何焯曰忠字衍棣案何說非也忠臣猶中臣古字通用謂中朝臣也李固傳云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故操以是奏免溫也 鵠髮高誘呂覽注曰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浩猶顥頭白皃

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　馮衍

以父任爲郎桓子新論曰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領倡優伎樂蓋且千人 能文章東觀記曰譚能文有絕才 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如與揚子雲辯論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生及土龍求雨頓牟磁石陳平解平城之圖皆見新論中 性嗜倡樂新論曰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樂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顏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宋宏傳帝每讌輒令譚鼓琴好其繁聲 以媚道求主劉攽曰案職曰禁其苛吾案朝議成曰若今媚道 外求方伎新論曰傅太后聞史子心作金成可以作延年藥乃除爲郎舍之北宮 遂逮后弟侍中喜何焯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傅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者范史事未核 譚

獨自守默然無言顧炎武曰案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返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
爵矣爲諱之爾莽時爲掌樂大夫新論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烏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躁
人周易曰躁人之詞多躁人謂私議國政之人也今宜申明舊令王褒集僮約注曰漢時官不禁報怨鄭衆周禮注曰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
復和報移從之書覆有是令今宜復申之也天道性命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通之道又中庸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注矯稱孔丘爲讖記新論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
朕而不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謬之甚也卜數隻偶隻偶猶奇耦注言偶中非通人王充論衡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審定文讀而
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有詔會議靈臺所處袁宏紀曰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欲以讖決之也楊案時靈臺所處未定故讖
之吾欲讖決之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
靈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世祖欲以讖決之也臣不讀讖東觀記曰臣生不讀讖非聖無法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孔安國傳曰聖人制作
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將下斬之將扶也古樂府曰出郭相扶將字林又作𢫬叩頭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曰再拜顙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矣乃
得解東觀記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道病卒謝承書曰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號曰新論譚自序曰余爲新論術古今

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邪今有疑者所謂蔣異㓉二五爲非十也譏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共工爭帝地維絶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凡二十六篇隋經籍志曰梁有桓譚集五卷注其先

上黨潞人王符潛夫論曰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魏有馮亭爲上黨守挾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注奉

世之長子前書曰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注誤也衍祖父立前書曰立字聖卿奉世子也博通羣書潛夫論曰衍篤學舉重諸儒號曰德行雍雍馮敬通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案廉范傳帝問范曰卿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褒乃丹之父也屯據袁宏紀作先據見贅于人贅袁紀作疑進及無鹽丹將新救索盧恢城復進而與

赤眉別校董憲戰于成昌而死駘藉法言曰駘藉三正司馬光曰駘當爲跆徒來切蹋也藉子夜切天官書曰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逆倫絶

理張斐律表曰逆節絶理謂之不道毛食毛猶耗也孟康曰耗音毛無有毛米在者也注吉甫謂尹吉甫吳仁傑補遺曰

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邑吾之下注弓里游弓姓漢有弓林見劉元傳委質爲臣服虔左傳解誼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周趙之憂何焯曰周疑鯛字之譌注非也性少嗜慾情厭事爲

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慾號歸猶告歸也註不占之志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

去奮則失匕上車失軾遂往聞戰鬥之聲恐駭而死

注父豐 前書王莽封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

乃其罷兵幅巾 東觀記曰永與衍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注立功謂說下懷 胡三省曰余案攻具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魯郡爲功也事見本傳

衍上書陳八事 六年詔百僚竝上封書于是衍上書也案袁紀在七年

周生豐 羅泌曰帝堯之後有周生氏

注豫章舊志 經籍志曰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衍由此得罪 楝案袁宏紀時衍與呂种王磐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磐死獄中衍被赦出歸于家种磐事見馬援傳

列傳第十八下

馮衍

注衍之祖馮參 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華嶠書以爲馮立則參爲衍從祖也

又自論曰 何焯曰自論卽賦之序楝案衍所著有自序官錄等篇北堂書抄九十八卷引馮敬通自序云年衰歲暮自悼迄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殖生產脩習道德云云又本傳注云序所謂遊覽千里覽見舊都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爲此賦之序何說非也

一龍一蛇 管子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曰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

遂定塋焉 樂史曰衍墓在昭應縣西四里漢之新豐也

淚汍瀾 汍瀾猶萑蘭也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臣賢曰萑蘭泣涕闌干也萑音完

皐陶釣于雷澤 楝案大公六韜呂尚釣磻溪王卜之爲舜占得皐陶然則皐陶先嘗釣于雷澤爲舜所舉也但古書散佚無從取證耳

舉妻子

而耕耘 衍集楊爵賦曰馮子耕于鄜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耿然有超物之心無偶物之志 馮亭 上黨記曰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

禹承平而革命 語曰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非之今禹言革命者魏高堂隆議曰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順民是也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 王充論衡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張超誚青衣賦曰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何焯曰周唐疑謂康之訛 注薛夫子韓詩章句 案世系薛漢父方上字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音何皆名

儷女齊於絳臺 晉語曰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失考 匡衰世之眇風 風音方惛反顧炎武曰今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惛反 得務光而愈明 顧炎武曰明古音謨鄉反以字毋求之似當作彌鄉反 遇許由於負黍 京相璠春秋地名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 大宅 枚乘七發曰陽氣見于眉宇之間幾滿大宅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高誘曰區宅也大宅謂天也 孔丘之知命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不得畜媵妾 衍集云敬通有一婢任酷妒之繫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書曰 不概于懷 概氏也苦代反莊子曰我獨何能無概然 德誥 文選注引之任昉文章緣起曰誥漢司隸從事

馮衍作五十篇注衍集見有二十八篇經籍志衍集五卷使黃門持被覆豹三輔決錄曰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

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　鮑永子昱　郅惲子壽

剛質性方直東觀記曰涉獵書記果于行義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通禮保傅篇曰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鄧析子轉辭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所當必摧當猶向也建武七年詔書徵剛通鑑考異曰按七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十六年遷尚書令東觀記曰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漢書曰剛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以頭軔乘輿輪太元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馮衍賦曰軔吾車于箕陽則軔為止義也王逸首刃說文曰軔礙車也從車刃聲注軔止輪木止本作支或作揩父宣潛夫論曰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掾于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鉼即賣一鉼以資殯斂餘銀及素書著腹上埋之謝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從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

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驂昔所失驂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柳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攄案宣本渤海高城人後爲司隸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宣始爲上計掾而云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

事後母至孝寬妻桓氏女見列女傳

路平風俗通云漢有上黨都尉霸平霸當作路

苟諫孫愐曰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曰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

有矯稱侍中止傳舍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于傳耳今刺史行部車就傳車從事督郵

截馬當匈乃止袁宏紀曰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輿爲還車

卿言大而意不悅胡三省曰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悢不悅也

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東觀記曰永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耶

虞林袁宏紀作虞休

皮常孫愐曰皮姓出下邳

永舉之連叢子曰鮑府君謂孔子建曰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歡焉且意豈爲盜或聚或散非有聚固部曲也若行鄉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飭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轉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注岑尊袁宏紀作遵

其見憚如此續漢書曰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憚每朝各加戒慎也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東觀記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義之主

便道之官漢律曰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不過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永未至行在分便道之官者假之也

昱字文泉東觀

記作淵遣小黃門袁宏紀小黃門宗屬注唯赦贖令赦令贖令也司徒印司徒印封有父風何焯

曰謂以父永繼父寵爲司隸其與居位佐也除子得袁宏紀作德爲郎黃門侍郎消復災眚胡三省曰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

常帝納其言袁宏紀曰上即詔坐淮陽事者令歸本郡注辭訟七卷陳寵傳曰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

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決事都目八卷晉書刑法志曰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爲法比都目鄭衆周禮注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

子德上云除子得爲郎法雖傳作得此又作德張衡集云南陽太守鮑得則得即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修起橫舍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

太守上黨鮑昌恩文學之弛廢懷儒術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莫不勸服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

物繇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

宗族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于是乎取之頌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備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無言不酬其德宣光先民既

沒紛茲舊宮我豐既經我樂既齊三事不敘莫識其形劉德曰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卒于官德徵拜大司農卒于南陽見崔瑗集子

昂孝子傳曰昂德少子注周光姑氏案本書周先姑氏音與古姑同姑嘗作姑遂竝前書有孝武將

軍遂竝後封同風侯爲大司馬翟義傳曰將作大匠蒙鄉侯逯竝爲橫埜將軍風俗通曰逯姓邑賓琅邪云鹿錄二音圖錄豫設孔又即錄圖也始于記秦卞見呂氏春

秋

孔爲赤制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曰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公羊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雖不復也**袁紀載惲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雖不復也二父謂父及叔父

繇延繇與謠同孫愐引詩曰我歌且繇潛夫論有謠姓即繇也**注繇姓咎繇之後**見風俗通**主簿讀書教**袁宏紀及風俗通皆云主簿讀教衍書字**父老堯舜**何焯曰言備堯舜時民間父老之數也**樹類**袁紀作種類**見面于門閒**袁宏紀曰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故下云火明遼遠棟案漢時城門有離載下帷之於以防姦非故帝命舉火射面也

賜布百匹東觀記曰由是上特重之**怨己量主**王幼學曰怨己謂談其功于己量主謂揣其意于君量平聲正誤曰怨己謂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也棟案怨己量主即鼂錯所云内恕及人正朕得之也**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王幼學曰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惲知我廢后必無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正誤曰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所生恐后既廢併及太子**古初**孫愐曰古姓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

列傳第二十上

代郡中尉刊誤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尉案中尉謂中部都尉也治凡如縣代郡又有東西二部都尉故云中尉盧芳略得北邊諸郡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也隨弟風俗通曰隨妨隨侯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蕃兄子龔東觀記曰劉歆子恭恭與龔古文通編側顏之推曰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延牙公孫述傳岑字延牙守惡當作首惡為漢赤制春秋緯演孔圖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倚彌郎黎匡惠學士曰黎匡一名倚彌不知何據周官十煇七曰彌注云白虹彌天無倚彌之訓乎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今文大誓文八魁案元珠密語八魁曰春巳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巳亥丁未冬甲午壬辰然此異也今年比卦部歲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于乾坤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朴一歲陽右行陰左行隨時而治六辰其說詳乾鑿度坤主立冬坎主冬至坤十月卦主立冬坎四正卦主冬至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此亦據緯書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外傳交龔字孟公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誤者取則班固亦言孟公為論士也楊厚華陽國志作序河洛書書其八十一篇注曾祖父仲續華陽國志作仲績推陰陽消伏續傳夏侯尚書洪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今不傳而略見于伏

生五行傳及內讖二卷解說華陽國志曰統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讖與鄉黨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曾求辟探宜然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精桑巴漢志內讖者孔子內讖種讖書所云緯稱孔丘爲讖記是也爲國三老華陽國志曰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養于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前妻子博華陽國志曰博字仲達統長子懼然司馬貞音劬公車特徵皆不就謝沈書曰厚潛身藪澤耕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公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厚恐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參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厚還不知所在乃出其妻子陰臣注陰私也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棟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此受女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謂私非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華陽國志曰厚弟子雍照約節牟縣竹寇懷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斯伯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微聘辟舉馳名當世太初元年依華陽國志當作本初鄉人諡曰文父華陽國志曰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諡曰文父與此異也

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　襄楷

郎顗胡三省案姓譜曰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六日七分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卦主一

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其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為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百二十分每卦各得七分是為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恒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姤遯否觀消卦也消息為辟卦餘為雜卦四方為方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揚雄谷永皆依以為說詳棟所撰易漢學**果如其言**陶元舉眞誥曰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日有暴風經宿明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案宗事詳方術傳注**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顧炎武曰祇訓大非也棟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无大悔章懷之訓蓋本侯果**易天人應**天人應易緯篇名**陰性澄靜**坤象曰安貞月令曰是陰皆澄靜之義**施化**益象曰天施地生虞仲翔易繫辭曰坤化成物故漢備書易[illegible]云天施地化今易訛為作**易內傳**漢時以讖緯之書為內學故稱內傳**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觀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火卦用事**謂大過鼎益漸泰也**當溫而寒**王充論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之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飛候**飛卦之飛伏也候謂消息十二卦七十二爻主七十二候也**正月二日至乎九日三公卦**注云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非也案京房易

傳曰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自初爻至三爻爲九日三爲三公故云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一爲元士以下乾鑿度文侵犯消息消息謂泰正月泰卦用事無皃之實所謂有貌無實註戌亥之間爲天門戌亥乾位黃帝占曰乾爲天門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當在易緯又太公金匱亦有此語熒惑春秋緯文燿鉤曰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晉灼漢書注曰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姚察訓纂曰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禮天子一娶九女逸禮王度記文也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黃帝內經素問文也又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閏十月十七日己丑案本紀及天文志皆云閏月戊子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休曰大火爲心徐彥疏曰左氏傳心爲大火是也罰又爲大辰何休曰伐爲參伐也大火與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極亦爲大辰何休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以上皆公羊傳文言北辰王者之宮也何休曰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中宮無節李殿學曰北辰中宮政教亂逆李殿學曰大火明堂威武衰微李殿學曰參伐主兵事註上司謂司馬案謝承書曰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故云謂司馬公能其事亦指爻之三公公能其事以驗卦候知之於詩三基注基當爲朞案漢堯母碑以基爲

耕鄭氏注儀禮云古文耕皆作甚注戌亥之閒乾所據者京房易傳曰戌亥乾本位荀爽易傳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又乾鑿度曰乾漸九月九月建戌乾又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閒乾所據也於易雌雄祕歷易雌雄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雌雄者雄生酉仲太初是雌生戌仲太始是二者爲氣形之始易之所由生也案詩緯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雌雄俱行三節雄曰物魂號曰太素然則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爲太始屬雌十月亥仲爲太素屬物魂三氣相接至于子仲然後天地分也推數起亥仲猶卦氣起中孚至復而後一陽生也顯推漢元以來起亥仲至戌仲亥爲革命五際之一也祕歷備有其義故引之今值困之陽嘉元二正值戌仲九月建戌困于消息爲九月卦也九二困易乾鑿度曰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荀爽曰謂二雖掩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賢聖之君易緯以困九二爲文王故云來年入季戌亥也去奢就儉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陳引際會際會謂卯酉午戌亥陰陽終始際會惠學士曰卯酉爲革政午戌亥爲革命是爲五際言變革際會之閒四始之缺五際之戹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汛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辰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剛健篤實易大畜彖文漢儒以剛健篤實爲句變復注見傳注宮商爲佐御覽引演孔圖曰宮商爲姓謂吹律

定姓也注綠傳佐臣而誤從佐也附奏於左漢時言事傍奏左帷顯薦璽圖復以便宜四事附奏左帷也一云左左方也傳寫譌數流覽大之澤郎覽大之詔五緯循軌四時和睦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天官書日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案卦氣圖大壯解皆二月卦大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大壯大壯用事當雷反潛君弱臣強之徵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大壯六爻爻主一日故六日郎顗集顗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棟案雷出爲豫雷入爲隨隨八月卦易曰雷出地奮豫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徐彥公羊疏曰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尚書洪範記前書藝文志曰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也天文志曰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沈約曰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隔并水旱隔并也一穀不登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襄楷孫恤曰襄姓魯莊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諡爲氏後漢有襄楷隰陰隰當作濕前志作漯省文左傳仍作隰熒惑入太微續漢志曰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不軌常道注軌猶依也軌亦道也言不以常道爲軌注訛犯心小星續漢志曰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也五帝之坐

詩含神霧曰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之類是也　歲星久守太微續漢志曰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也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續漢志曰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也　注延熹元年當作七年　及大雨雹何焯曰雹下有脫誤　劉瓆一作質古字通　成瑨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古字通　注收其魁帥殺之案陳蕃傳乃小黃門趙津也　嚴被譴讓陳蕃傳曰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請讞前書景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周禮訝士曰有治于士者造焉鄭康成曰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此請讞之義也　星亦畔天前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星隕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麗王者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楷蓋用永語也　今隕扶風續漢志曰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河清續漢志曰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宮崇葛洪神仙傳曰宮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隨吉于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此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以長生此　注十十相應和而生洪適曰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蓋死之義亦然　夏育申休未詳何世王褒洞簫賦曰桀跖鬻博李善曰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陸機夏傳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衎勇臨領奮推育博並舉疑申休即申博也　天刑之人天刑見莊子猶言天疾天閹也胡三省謂人受藏腐之刑得罪于天非也　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　尚書承旨

胡三省曰承旨謂承官官風指也 卒于家何焯曰九州春秋曰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而傳不載

後漢書補注卷第八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慶鴻 王堂

蘇章曾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高祖父解 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豈之誤至此 徵拜潁川太守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 河潤九里 陸德明曰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 附農 胡三省曰附農附于農籍也 不宜專用南陽人 通鑑曰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伋爲遻信于諸兒 東觀記曰伋念負諸童兒遻猶負也伋念先期而入是爲負信于諸兒蔣杲曰遻當作違非也 槃戟 說文曰槃傳信也 聞賊規欲北渡 規舊作規淮南子曰心知規慮高誘曰規謀也言賊欲謀北渡河也 兎藁 注見劉陶傳 乘城 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 烽火精明 補注 一介 介古賀反 竹使 鄭康成周禮注曰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曰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于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八年賜爵關內侯 東觀記曰七年詔書以嗇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 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續漢書曰妻子飲食但菜韭陶潛曰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餐則雖欲能致儉以全其義者鮮矣 身處脂膏不以自潤 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君者則凶臣者術則吉嗇守姑臧賜爵關內侯爵祿可謂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然爲人臣義常如是此謂小貞吉也 隗茂 茂嗇族人見西南夷傳 郡多氏人 武都即白馬氏之地 弟奇游學洛陽 東觀記曰嗇爲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共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甫詩分減及池魚二字本此近世御史梁君以爲出華嚴經非也 作春秋左氏刪 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發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袪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諸儒號曰聖童 東觀記曰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 追拜蜀郡太守 東觀記曰試守蜀郡胡三省曰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 說述必敗 說如字 漢從之 按袁宏紀云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調與曰兩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漢乃止與傳異 悉條列上言 袁宏紀曰府藏珍寶皆有傳券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胡三省曰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特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者故以爲瑞 帝嘗召

見諸郡計吏 案袁宏紀爲明帝事與此異 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漢東觀記作其屬下句讀 捲握之物 前書食貨志曰晁錯曰珠玉金銀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 拜顯爲魚復長 東觀記曰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爲漁陽令也 賜帛百匹 東觀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于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見獨行傳范遷字公閭一永平中爲司徒詔云故令范遷疑有悞也

廉范 陶潛孝傳作範古字通 曾祖父褒 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曰褒字子上 辭母西迎父喪 袁宏紀曰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親今僅得全奈何復弃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 遂俱沈溺 水經注曰晉壽水有津關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 鉤求得之 袁宏紀曰衆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悲良久乃蘇 范又固辭 東觀記曰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歸葬服竟 袁宏紀曰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推田與之 葬畢 乃去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臧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吏更就考劾到詔獄但劾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實告曰君若無臧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黜威吉意即移辭首服 再遷爲雲中太守 袁宏紀曰范爲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 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 東觀

記曰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曰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劉攽據袁宏紀云人當作入吏欲傳檄王劭業春秋後語曰文二一尺檄許慎曰檄尺二書自率士卒拒之東觀記曰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民安作東觀記作暦坐法

免歸鄉里楊終傳曰苑為州所考遣終兄郡吏興侯終終為游說坐從北地緣縱縱當作蹤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洛陽慶

鴻袁宏紀曰洛陽亭長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于寶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義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宸鴻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追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困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卒于家永初

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華陽國志曰永初三年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吏民生為立

祠華陽國志曰堂初臨郡進賢達士舉孝子龐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從士張瑞皆至大位堂不為用華陽國志曰帝舅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竇中常侍江京等屬託輒拒之乃教掾史鍾岏良吏傳曰堂為汝南太守屬城多贏弱堂簡選四部都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為功曹應嗣為主簿循

名責實語見愼子子稺清行不仕華陽國志曰堂長子博少子稚稺字叔起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諡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有治聲華陽國志曰博子遵選子隋字文表傳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為治中試守蜀郡太守商勸璋徵奇援備甚叢置敕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袁宏紀曰字孺文京

兆茂陵人號爲大人 酺氏爲扶風著姓故云大人如岑彭稱韓歆爲南陽大人是也 爲設酒肴 三輔決錄曰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 我獨有二天 胡三省曰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 換爲并州刺史 補注 在寺北垣下 大司農寺也 方之伍員 公羊傳論伍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推公羊之義以不韋復讎合于古義惠學士曰聖人許復讎所以申孝子痛其親之心自是天經地義 父侵 一作殺 安帝時司隸校尉 安帝時河南尹鉄公卿指舉鄧豹李郃獨爲稜見郃別傳 枝附 枝黨及附賊者也 續深疾之 謝承書曰續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琴出肘 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謝承書曰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逆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枚續乃以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續妻 羊氏家傳曰續娶濟北星重女禎案星姓惟見此 靈帝欲以續爲太尉 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寵讓位于續 東園禮錢 何焯曰東疑作西棟案謝承書亦云東園 舉縕袍以示之 范泰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謡曰天下清苦羊續祇 遺言薄斂不受賵遺 謝承書曰續病困謂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馬一乘載喪歸勿受郡送也 吏不敢飯 胡三省曰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反 乃以琮爲冀州刺史 案蜀志太常劉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

劉表爲荆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獻帝紀于中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爲冀州牧不當仍稱刺史矣

傳車　風俗通曰今刺史行部號傳車魏志曰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

垂赤帷裳　續漢志曰大使立車乘駕驪赤帷持節者重導

父褒　世系曰褒字叔明

以義烈稱　謝承書曰康少淳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　崔豹古今注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

悼心失圖　左傳文

徵者通也　鄭玄論語注曰徵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遣其將孫策攻康　吳志曰策昔嘗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

休假　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范得其朋　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爲刎頸交也注誤

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興

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　王符潛夫論曰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氏續漢書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

有求必給　續漢書曰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

窮之巧不可言高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亦送甚至射陽水經注作謝洪道曰傳以丹為射陽誤也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以為廣陵之射陽誤也族兄忠更父侯東觀記曰從子沖更父侯顧炎武曰更父即亢父也俯伏待事時至乃起袁宏紀曰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將晨詣闕上以是尤重之同墳異藏袁宏紀曰各自一延道分地以用天道孝經文儵字長魚刊誤曰儵非魚類云云棟案莊子儵魚之儵亦作儵徐邈音條李軌音由則知儵儵古字通也郭顯卿字指曰儵爚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取季悅生伯儵陸德明曰儵直由反本又作儵音同事後母至孝東觀記曰儵事母至孝常病藥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旣癒宣明殿殿在北宮臣等專誅而已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于外不先請也一宗五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弟字衍壽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宏傳曰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二侯也騎都尉樊君碑云樊氏以帝元舅類受茅土封龍亢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則壽張不兼二侯明矣三署服其重慎東觀記曰梵為郎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雖在閤署冠帶不解于身每宿直恐失時寐覺附伏為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勤字伯宗謝承書曰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嘗饑隣勤並不責出行妻貸以糴米勤歸見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貸告勤責曰妻貸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準或作准案東觀記作准準為

郡功曹案東觀記祉先爲荆州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觀記載卓疏曰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東觀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閒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垂情古典皇覽聖賢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悉通孝經儒林傳曰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倚席不講漢高朕修周公禮殿記曰禮壞樂崩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席離散詆欺前書廷尉論律曰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再遷御史中丞東觀記曰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僚震悚春秋穀梁傳襄二十四年傳也五穀不登登傳作升百官備備傳作布羣神禱而不祠范寧曰周書云大荒有禱無祠案穀梁解祠作祭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胡三省曰按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隲爲車騎將軍耳注武帝征和元年詔云云胡三省曰案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倘有遣使尉安故事過所衣食補注賦與貧人胡三省曰賦布也明習故事東觀記曰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管仲七世孫修補注以征伐軍功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皆飭賢者續漢書曰識審恭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弟子綱袁宏記曰綱父丞明

帝時爲侍中　封綱吳房侯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待進侯就第綱弟鳳爲郎中　常操持小蓋周禮王后輦車

有羽蓋鄭康成曰以羽作小蓋爲翳日又輪人注曰乘輿無蓋賈公彥曰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　門無俠客袁宏紀曰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

廚求待失獻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　張宗自有傳　鮮于襃襃後爲京兆尹見第五倫傳　世稱其忠平

東觀記曰與藏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　裁蔽風雨袁宏紀曰輿當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　降挹胡三省曰以器

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帝風眩疾甚東觀記曰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癉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　然敬其

威重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王衛尉興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

官　席廣胡三省按姓譜曰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賢者子孫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慶弟博

爲隱強侯博一作傳論衡曰隱強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犯奪爵土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曰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傳坐驕溢免爲庶人四月丙

戌詔復封興子員爲隱強侯　悉與員丹張瑩漢南記曰慶以明尚書修備衛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白綬而已當代稱之　擢爲

黃門侍郎楚國先賢傳曰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宮袞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爲羽林右監　子萬全嗣卒子桂嗣

案雜事秘辛曰侍中萬全大鴻臚桂秘辛僞書未可取信　就善談論朝臣莫及袁宏紀馬太后詔曰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

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不得衆譽袁宏紀曰就剛彊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陰子方東觀記曰子方以累積恩德爲神所饗黃羊杜公贍荆楚歲時記注曰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子方陰識之曾祖父也見東觀記

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宏　周章

沛國蕭人世系曰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翊生浮前書曰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翊也名字李善曰名字謂譽聲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張竦俱著名字三綬李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遼東有豕生子白頭李善曰白頭豕未詳區區漁陽廣雅曰區區小也捧土以塞孟津淮南子曰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自損盛時顧炎武曰損當作捐楝案文選作捐勿以前事自誤誤一作疑生活之恩王莽傳曰明告以生活丹書之信跋扈毛詩曰無然畔援鄭康成曰畔援猶跋扈也尚書令侯霸通鑑考異曰案霸傳明年乃爲尚書令葢追劾之保宥生人孔平仲曰宥合作佑字注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世別本皆作世昔先合反坐賣弄國恩免東觀記曰賣國恩以爲威福帝亦

悔之世系曰浮子永下邳太守焉得長者之言哉注云云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之論不亦傷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數上諫書譏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何焯曰皆下當有在字魴詣行在所鄭元曰案漢書世亂自賴往從鄭魴先詣行在所褒等聞帝至續漢書上諸紀氏羣賊自降負鈇鑕司馬貞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曰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椹也又郭璞註三倉云質莖椹也詔復爵土東觀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留飲十許日袁宏紀曰九月戊子帝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賜駮犀具劍東觀記曰駮犀玉具劍占者以爲吉王充論衡曰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天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戶牖亭長戶牖陳留東昏鄉也既至而死續漢書曰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殯于門外富宗袁宏紀作傳宗多不中節袁宏紀曰宗與服出入擬于王侯延卽辭退袁宏紀曰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侯延耶太守對曰今爲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羽蓋續漢志曰乘輿羽蓋華蚤注云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曰植翠羽之高蓋薛綜曰今謂之羽蓋車注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何焯曰厚齋云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謝承書誤卽日召

拜公車令謝承書曰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賀朝上望見延在公府掾中驅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遷南陽太守謝承書曰延廣宣德化勸修政教寬刑省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

鄧衍東觀記作鄧賁

公孫宏王充論衡曰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共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志曰延與楚王英謀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遂自殺欒史曰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三十里

放字子仲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云延弟曾孫放字子卿

後為司空銘云歷太僕太常而至司空

宏

少為鄉嗇夫虞預會稽典錄曰宏為靈文鄉嗇夫民有劣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宏買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遣其婦索錢還宏宏不受

召署督郵會稽典錄曰宏為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章任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宏徐在後尚輒罵宏無慍容宏尚在京師遊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知出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摧辱何以不答宏謝曰過蒙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闇兩虎共門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為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焦貺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常舉明經其妻勸貺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

注詔書以為不然會稽典錄曰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騶令何人而令消弭還案驗之

遷淮陰太守會稽典錄曰宏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宏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棟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為臨淮太守劉攽臆說以為當作淮陽非也

限滿補縣長漢官儀曰尚書郎初入臺為郎中滿歲為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

帝從其議會稽典錄曰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棟案百官志令千石長四

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也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謝承書自序曰承父煚爲尚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于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楙案宏所陳事詳見袁宏紀東冶前志冶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理志曰後漢改東冶爲候官都尉楙案前漢有冶縣無東冶後漢有東部候國或云即候官之誤也舉將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并言竇憲之短事詳袁紀遂密謀閉宮門續漢志曰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也

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 子松 竦 曾孫商 元孫冀

好法律袁宏紀曰統少治春秋及諸郡謂金城張掖敦煌諸郡乃上疏東觀記曰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懲姦統乃上書也以丞相王嘉東觀記載統奏曰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嘉也何焯以嘉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舊律蓋攻之未審也虧除前書何武傳曰服罪者爲虧除師古曰虧減也減除其狀傳奏于左左左帷也包元履德東觀記曰包五常履九德宣詔有司詳擇其善東觀記曰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

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益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陵鄉侯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水經注曰陵鄉世謂之淡侯城　棟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注雖吞刀以奉命雖當作胥謂伍員也服荔裳如朱紱紱當作紱別本作芾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眞楊愼曰賈誼弔屈原爲違旨揚雄反騷爲欺眞也　棟案本作歔著書數篇袁宏紀曰作經書數篇三女袁宏紀曰陳長女憑及二貴人憑卽樊調妻憑帝感慟良久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會後召見袁宏紀曰會以蝗飛過京師召見對說圖具書讖記也遂得引見袁宏紀曰上乃別見憑憑自陳說上欲獻流涕也樂平侯樂平縣名屬東郡乘氏侯乘氏縣名屬濟陰郡單父侯單父縣名屬濟陰加商位特進袁宏紀商上書讓曰蒙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業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耆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職懷驚懼愧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夫人陰氏棟案雜事祕辛商妻夫人陰桂之女每存謙柔東觀記曰商爲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嘗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巨覽孫恤曰巨姓漢有巨武爲荊州刺史其呂切及中常侍曹騰孟賁案續漢志張逵等與騰賁爭權也逵等知言不用懼迫胡三省曰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收逵等悉伏誅

續漢志曰遠等自知罪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功在元帥范文子後入恐代帥受名是功在元帥也商病篤袁宏紀曰商疾篤移歸舊第宣陽亭胡三省曰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棟案董卓傳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注

鮑宏簺經劉昫曰鮑宏博簺經一卷鮑宏博經劉昫曰鮑宏小博經一卷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胡三省曰注非也冀請于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怨于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跋扈將軍毛詩曰無然畔援鄭康成曰畔援跋扈也孔穎達曰跋扈以横自恣之貌按唐扶頌曰爽辱拚擺拚與拔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鑿不可依據今所不取陸德明曰跋蒲末反扈音戶目冀胡氏曰目者瞋目而注視之煮餅胡三省曰煮餅今湯餅也墮馬髻馬縞古今注曰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儀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齲齒呂氏春秋曰市丘之鼎祝之蝺爲高誘曰蝺讀如齲齒之齲蓋當時之語也鉗忌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箝許慎曰箝籋也謂箝箝其舌也說文曰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曰鉗也郭璞鉗害又惡也崇孫氏宗親棟案壽兄孫曆爲沛相見風俗通壽從子孫訓爲汝南太守見華陽國志又冀別傳曰壽姊夫宗斯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從貸錢五千萬三輔決錄注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恪嘗宿客舍屬錢直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莸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槃受車盡奮從貸錢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乘輿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

乘輿以言之 請罪 胡三省曰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 妻略婦女 胡三省曰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 怨毒 胡三省曰毒痛也 冀乃大起第舍 袁宏紀曰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 輦車 毛晃曰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車 包含山藪遠帶丘荒 袁宏紀曰諸有山藪丘荒皆樹旗大題曰民不得犯 刻其毛以爲識 鄭康成周禮注曰兵物皆有刻識謂刻而識之也識音式 坐死者十餘人 張璠漢記曰死者十三人 姦亡 胡三省曰謂姦民及亡命者 陽成 胡三省曰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 袁宏紀曰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 比屋 胡三省曰比晄察反達犬也 以補朝闕 胡三省曰補朝政之闕 袁著 陳蕃汝潁士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務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傳曰云云 史記范睢言也 召補令史以辱之 漢舊儀曰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皆升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曰丁邯舉孝廉爲郎故侍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稱病不就詔問邯差爲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 其子肩 別傳作嗣 爲河南尹 衆漢書皆以不疑爲河南尹未詳 過謁不疑 司馬貞曰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遞刺胡三省曰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梁冀胡說非也與不疑有隙恥明不與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 冀子馬 袁紀作駕 肩子桃 袁紀作誅又建和元年封也 卿將尹校 胡三省曰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也校諸校尉也 在位二十餘年 胡三省曰順帝永和

六年冀為大將軍至延熹二年凡十九年陳授別傳作援各在大將軍事詳別傳刺殺尊續漢志曰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尊入省宿以防其變胡三省曰使憚入禁中直宿以防起等而撫上皆徑使憚入自恃威行宮省故然左右廄騶胡三省曰太僕有左騶廄令右騶廄令從可知也越騎校尉忠忠冀之叔父見華陽國志斥賣周禮太府幣餘之賦鄭康成曰占賣國之斥幣賈公彥曰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也以充王府用王幼學曰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用是除滅天下租稅之半

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元

封富平侯鄭元案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食邑純少襲爵前書表曰建平元年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為張鄉侯也更封武始侯前書曰更封富平之別鄉然則武始為富平鄉名也注富平縣屬平原鄭元案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明習故事前書曰純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數被引見純別傳曰一日數見東觀記曰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稿漢書亦云上穿陽渠水經注曰王梁為河南尹將引穀水以漑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及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注案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亦謂之九曲瀆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惠學士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設文以爲出于周禮殊不可解 於茲八年注云自十八年至此 續漢志及本傳皆云十九年與朱浮共奏至二十六年合八年之數則十八年當作十九以十八年曾行禘禮故也 蒼龍甲寅 吳氏補遺曰案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 德在東宮 吳氏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 奮稱純遺勅 東觀記曰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中元二年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移臣臣時在城南家廬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 定封禪禮 先讓封禪事見續漢書志 再遷園令 案東觀記發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 堯作大章 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一夔足矣 韓非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 嘉德門 嘉德殿之門也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王充論衡曰高祖詔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前書禮樂志曰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于理官 多不合經 沈文阿曰叔孫定禮尤失前憲黃戴不珪致事無帛公子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南史云 二尺四寸簡 孝經緯鉤命訣曰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 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漢名臣奏曰詔褒先序禮樂以帝新一篇冠首 漢禮遂不行 東觀記張酺傳曰酺拜太尉章帝詔褒案漢儀制漢禮輒以爲褒制

禮非禎祥之特違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宜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曰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常非之及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也

春夏大旱東觀紀曰春至六月無雨流冗東觀記作流民遠圖明懿美何焯曰美字衍得休歸續漢書得休不歸遂逃太學杜喬傳曰喬召署郡職遣就學也先始通京氏易續漢書無始字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經序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較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失語也第五元案元別傳元故兗州刺史也三年不得見元別傳曰季長后戚媿于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高業弟子別傳曰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按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盧君即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道鄭先通韓詩故也乃召見于樓上裴啟語林曰融嘗與譯天不合召元令笇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問畢辭歸別傳曰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客耕東萊三齊略記曰鄭司農常於南成成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琰諸賢于此揮涕而散以幅巾見傳元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河內趙商元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傳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避地徐州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

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廣記云 益恩 別傳曰名益字益恩也 益 去厮役之吏 袁宏紀曰元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
安之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 捧手 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研讚勿替 別傳作研鑽 讓
爵之高 抱朴子曰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 禮堂 別傳曰北海有
元儒林講堂 飲酒一斛 別傳曰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餞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
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應中遠 遠當作瑗具本傳注 其年六月卒 裴松之曰英雄
記載太祖董卓獻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
圖系如此之文則元無疾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樂史曰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里高
十傳曰元載病至濮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
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桼玄卒弟子趙商爲撰碑銘見孝經疏 年七十四 元別
傳曰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八九歲能下筭乘除棟案永建二年至建安五年適得七十四也 嘗受業者 元弟子自趙商而下如張逸冷剛孫
皓王贊劉琰田瓊炅模八人見鄭志陳鑠鮑遺劉德陳鑠王權崇精馬昭崇翊沈閎九人見鄭記宋均見孝經疏公孫方程秉孫炎及郗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 鄭
志 經籍志曰鄭志十一卷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元弟子撰 周易 經籍志九卷儒林傳曰馬融授元元作注元自叙曰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 尙
書 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 毛詩 經籍志二十卷 儀禮 經籍志十七卷 禮記 經籍志二十卷 論語 經籍志十卷何晏論語序曰元

就劉論篇箋考之齊古爲之註

孝經 康成未嘗注孝經劉子元嘗辨之集史曰沂州費縣南城山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城山栖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嫡孫所作公羊疏以爲鄭稱也劉子元辨詳見孝經疏

尚書大傳 經籍志三卷叙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載見中興書目也

中候 十八篇

乾象歷 晉書志曰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魯禮禘祫義 鄭禘祫志曰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六藝論 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毛詩譜 宋均詩譜序曰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云炎屬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講

荅臨孝存周禮難 賈公彥曰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弃之惟鄭元遍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故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碩林通作臨羅泌曰趙櫻弃臨弦施慮之晉邑有臨氏

山陽郗慮 續漢書曰慮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元建安初爲侍中

清河崔琰 崔琰述初賦序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闕齊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涉躐水歷祀焉遇祀都之津登鑊山以望高密樂史云

樂安國淵 元別傳曰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任嘏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蔣氏翁任氏童孫循曰任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舉爲孝廉元別傳曰時益恩年二十三益恩赴難隕身別傳曰時年二十七名之曰小同別傳曰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